



书坛巨擘 光耀浙东

——悼念沈元发先生

沈元发先生的书法道劲潇洒，庄重典雅，雅俗共赏，为甬城人民所熟悉和喜爱。

(作品由沈师白提供)

胡迪军

2019年4月30日下午3时，“甬上四老”书法篆刻作品展将在宁波美术馆隆重开幕，而四老之一的沈元发先生没能等到这场书展的开幕，于4月24日上午8时，驾鹤西去，享年78岁，给世人留下了莫大的遗憾。

书坛巨擘 猝然陨落

沈元发（1941—2019），号浮石散人，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，宁波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、宁波书画院顾问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。他是当代著名书法家。

沈先生幼承庭训，跟随胞兄沈元魁先生学习浙东书风。及长，又问业于凌近仁先生，尽得浙东书风之秘。其书四体皆能，尤擅行草，偏重二王风格。其书法道劲潇洒，庄重典雅，雅俗共赏，深得甬城人民的爱重，其事迹遍布甬上，是当代浙东书风的重要代表人物。人赞其书“以怀蛟吐凤之才，备化碧贯虹之气，所书方琼圆珠，雅俗共赏，见者知贵”。

沈元发先生生前出版有《三苑掇英——沈元魁、沈元发、沈师白书法选集》。

沈元发先生的猝然离世，让沈先生的家人、朋友、学生倍感哀痛，宁波书坛因此痛失一位巨擘，浙东书风传承陨落了一位领军人物。

浙东书风 传承发扬

沈元发先生的故乡慈城镇，虽僻处江北，却是一个文脉流长、人才辈出的地方。这里出过几百位进士，同时也是浙东书风的发源地。

慈城沈家，家学渊源，世代书香。沈元发先生的祖父沈问梅老先生是清末秀才，耽爱诗书，与诗僧八指头陀常有诗文相唱和；父亲沈菊人先生好读书，善书法，精心研究唐代颜真卿、欧阳询、柳公权诸大家的碑帖，尤喜大气磅礴的颜体，常以颜体大字示范后辈。沈元发先生1941年出生在慈城关帝庙后的祖宅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，少年时代随父母移居宁波。

讲到浙东书风，必须提到书法家梅调鼎先生（1839—1906）。梅先生字友竹，号翁翁，晚清慈溪县城孝中镇（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）人。他早年热衷科举，考取了秀才，成为县学生员，后“以书法不中程见黜”，遂绝意仕进，以布衣终其一生。其后他发奋学书，一生致力于书艺，取得了极高成就，被誉为“浙东书风的开创者”，也被宁波书坛公认为“对20世纪宁波书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”。梅调鼎门生众多，有钱常、钱罕、冯贞群等人，其中以钱罕最为著名。

钱罕在继承梅调鼎书风之外，又融入北碑，名噪一时，同时广授弟子。钱罕弟子中，著名者有钱文彬、沙孟海、凌近仁、葛咏、张星亮、林似春、刘惜刚、包六科、沈元魁等人。

沈元发先生的胞兄沈元魁先生是钱罕的学生，元魁年长元发11岁，元发先生自幼跟随兄长学习浙东书风，后又问业于凌近仁先生，是浙东书风的直接继承者，其书法深受梅调鼎、钱罕影响。

沈元发先生20多岁时，其书法已脱颖而出，书名远扬。1978



沈元发先生。(邱文雄 摄)

年，沈先生调到中山公园工作，担任美工。1981年，甬江业余学校创办国画大专班，组织宁波地区的书画爱好者学习，沈先生负责教授书法，此举开宁波业余书画教育之先河。上世纪80至90年代，社会上兴起书法热，沈先生一直在海曙区文化馆、市图书馆、市群艺馆、效实中学、宁波师范学院美术专科班教授书法，门下学生众多。1987年，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宁波分校聘请沈先生为第一副校长兼书法部主任，全面负责教学工作。当时书画爱好者踊跃报名，第一期招收500多名学员，共办4期，学员超过千人。如今，这些学员已经成为宁波书法教学的中坚力量，有的还在从事书法教学工作。

沈元发先生身体力行，将浙

东书风不断发扬光大。

心正笔正 字如其人

沈元发先生的书法继承浙东书风的传统，以王羲之《圣教序》为主，又以欧、虞楷法为尚，出入晋唐，上溯二王，碑帖兼取，入古出新，博采诸家，自成面貌。沈元发先生一生对书法手摹心追，笃学不倦，四体皆能，尤精于行草。其书法潇洒磊落、遒劲奔放，而又浑穆庄重，典雅朴茂。观其书，如面对堂堂君子，收放自如而无流滑之弊，世事洞达而秉率真之性，故而广受人们的喜爱，所书店招、厂名、堂号，遍及甬城城乡。

身材魁伟的沈元发先生个性



“三沈”在沈元魁先生家合影。左起：沈师白、沈元魁、沈元发。（沈师白 提供）



沈元发先生所书店招、厂名、堂号，遍及甬城城乡。图为他书写的“白云山莊”。（海客 摄）

豪爽，是一位堂堂正正的君子，一位淳朴宽厚的长者。沈先生推崇“书以人重，人以品学重”。他一生追求书艺，取得了极高成就，却从未以此自傲，为人低调而谦逊。对于慕名前来求教的学生，他倾心传授，从不收取学费。他一向乐于奖掖后进，当今宁波书坛中，许多人受益于沈先生，但他从不倚老卖老，自抬身价，与弟子交往如同朋友。

沈元发先生始终对书法保持着一颗虔诚之心，淡泊名利，安守书斋，把书法当成一生的事业，不断打磨锤炼，从未将之当成致富的产业。沈先生有一方闲章，文曰：“正心”，语出唐代书法家柳公权“用笔在心，心正则笔正”。沈先生正是秉承着这样一种传统的书法理念，以此来修炼自己的品德，规范自己的书艺。

沈先生的作品一向秉持正统、优雅审美观，从不写夸张变形、故作姿态的奇奇怪怪字，正所谓“字如其人”。

一事精致 便能动人

沈元发先生说过：“当你用一辈子去做一件事，还会做不好吗？”是的，坚持是成功的重要条件，可惜我们绝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么专一，但沈先生做到了。

他用一生去探究书法的真谛，不断尝试，不断突破，真草隶篆，各体皆精。他自幼习书，直到魂归道山，毛笔伴随了他的一生。

书法是具有抒情性的艺术，沈元发先生将对书法的不懈探索融入作品，将他的喜怒哀乐注入作品，故而他的作品时见其豪放，时见其凝敛，时见其坚韧，时见其飘逸，字有多体，法有多门。根基深，功力厚，变化多，字形美，秀雅飘逸，雅俗共赏。

《南村辍耕录》云：“一事精致，便能动人，亦其专心致志而然。”对于书艺，沈先生倾一生之力，专心致志地加以锤炼、打磨，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，将“浙东书风”不断推进与发展。

叶落归根 情系故里

沈元发先生退休后，从繁华喧闹的宁波城区回到了童年的故乡慈城，在这座宁静安详的古城里，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。

童年的故土，如母亲般温暖，让人留恋。半个多世纪后，沈先生又回到了这里，他去慈湖边散步，在老街上与街坊聊天，如此自然，毫无隔阂，恍如从未离开过。

沈元发先生晚年，秉承先兄沈元魁先生遗愿，与其子沈师白一道发起成立“浙东书风传习所”，以弘扬浙东书风。该提议获得了宁波市江北区的大力支持，今年3月，“浙东书风传习所”在慈城城隍庙旧址成立。在开馆仪式上，沈元发先生哲嗣沈师白先生、沈元魁先生哲嗣沈观华先生，一起向传习所捐赠浙东书风代表作112幅，由传习所永久收藏和陈列。

树高千尺，叶落归根。沈元发先生终于在去世之前，将他的一生力作捐赠给了家乡人民。

人生有涯，而艺术无涯，沈先生的离开，标志着浙东书风一个时代的落幕和下一个时代的开启。形骸易朽，人生须臾，而沈先生的书艺将永世长存。

沈元发先生千古！

鉴赏与收藏

舒浩（1841—1901），鄞县人，字萍桥，号则水道人，居室名怡琴室，晚清“海上画派”较有影响的画家。

方向前

关于“海派”一词，鲁迅曾讲过：“要而言之，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，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。”近代海派文化与“商”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晚清上海被辟为商埠后，一大批文人墨客从全国各地流寓至上海，他们中大多以卖画为生，慢慢地上海成为书画家谋生及书画艺术品交易的集散地。

海派绘画的产生与发展，与上海当时的商贸繁荣有很大关系。旧上海浓厚的文化氛围，相对富足的经济，同时又有一批雅好书画的达官贵人，这些因素促使众多书画家聚集上海，施展他们的才华。由于许多书画家把书画创作作为谋生的主要手段，所以他们的作品无论从艺术风格、题材内容都有“商品化”倾向，这也是近代海派绘画的一个特色。

舒浩，鄞县舒港岸人（现属宁波鄞州区），长期在上海鬻画为生，与倪田、吴友如、黄山寿、钱慧安等属海派画家。舒浩花鸟、人物、山水俱能，尤擅“勾勒法”，笔致细腻，设色雅丽，善



舒浩作品《人物及花卉团扇》。（方向前 供图）

用“重彩”。从舒浩绘画的艺术价值看，传统功底深厚，但缺乏新意，作品无个人的独特风格，所以，舒浩在近代绘画史上只能排在二三流行列。

近代海派画家，上承唐宋，下及明清，作品既具文人性，又带商业气息。舒浩也不例外。海派画家在文人化方面，吸取了明清陈白阳、徐青藤、八大、石涛及扬州八怪诸家写意所长，也借鉴了陈老莲、唐寅、文徵明之辈的工细谨严，同时，受到清金石学的影响，强调以书入画，在学养上注重诗书画印兼修，画风注重传统，或雄厚古朴，或洒脱飘逸，或放纵激情，有较浓烈的书卷气息。

作为“海上六十名家”之一的舒浩，在当时海派画家中也有一定影响力。时至今日，“海上六十名家”中除赵之谦、虚谷、任颐、吴昌硕、蒲华等几位声名显赫，地位不可动摇外，绝大多数声名不再，舒浩、王礼、朱偁、吴友如、张熊、钱慧安、倪田、秦祖永、杨逸、吴观岱、陆恢、胡公寿、姚燮、顾麟士、黄山寿等当时名家，现已逐渐被画史及艺术市场淡忘。这些画家个个传统功夫扎实，因缺乏独特的风格特点和个人笔墨语言，作品或在格调上偏俗气，或在气息上显板滞，或书法功底不够，多种因素造成“海上六十名家”中绝大部分画家的作品艺术价值不高。

尽管如此，舒浩及“海上六十名家”秀美自然、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，也有其特定的价值。我们不妨从舒浩晚年的一幅《人物及花卉团扇》作品，考察其艺术上的一些特点。

该作品为设色团扇扇面两件，一件为人物画，一件为花

卉画。由于绢本贵于纸本，故画家在绢本上作画更为用心。《人物团扇》描绘了一高士与书童在芭蕉树下纳凉、赏读的场景。从题材看，此为中国人物画所表现的传统主题，老套、无时代特征。不过这种悠然、闲适，游离于喧嚣都市的境界，无论何时都是人们所向往追求的。该作品笔触细腻，人物和竹榻茶具、芭蕉树叶等物景，被画家用工整挺劲的线条勾勒出来。“勾勒法”为舒浩擅长，它需要画家具备较高的线条造型能力。舒浩人物画吸取了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陈洪绶的绘画风格，衣纹线条细劲清圆，勾勒有力度，具有流畅、清晰、简洁的韵味。舒浩人物画取法虽高，但在格调上少了陈洪绶那种“高古”气息。在画面上，舒浩人物画与同辈任伯年人物画较为接近。任伯年作为晚清人物画杰出代表，其人物画的长处在于有超高的写生技艺，在世时，曾为赵之谦、吴昌硕、虚谷、任薰、胡公寿等多位大家写生画像，形象逼真，高妙绝伦。舒浩无论写生能力、构图能力，还是绘画线条的质感，与任伯年相比均有相当差距。

《花卉团扇》作品也代表了舒浩花鸟画的较高水平。此件团扇最大亮点在于“设色”。陶瓷花瓶、青铜器皿、花卉叶子等均用线条来勾勒，作品设色用“重彩”，以青绿染叶，青铜器上的深绿深蓝与古铜色交杂晕染，显现出青铜的厚重与苍古；兰花用嫩黄色，另一花卉用淡红，如意则用深红衬之。这种

秀美天然 雅俗共赏

——舒浩绘画中的「海派味」

重彩法，在《人物团扇》芭蕉的设色上同样得到了体现：芭蕉施了浓重的青绿，可见画家对该作品的匠心。画家用含有矿物质的重彩作画，成本较高，通常不会轻易使用。从作品的市场行情看，凡工笔、重彩、大红大绿、青山绿水、万山红遍之类作品更受藏家喜爱。尽管“大红大绿”没有淡色来得雅致，但它符合普通大众及一些藏家的审美口味。

海派画家创作的题材多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吉祥、喜庆内容。这在舒浩作品中也得到了体现。如画牡丹代表富贵，画松与如意，表示事事如意，画竹子，寓意平安、节节高升，把马、蜂、猴结合在一起，意为“马上封侯”。海派画家为了迎合市场，画风、笔墨、题材诸方面都要投大众所好，创作上不敢越雷池一步，这也是海派画家缺乏创新的一个原因。舒浩受业于姚燮、任熊等海派名家，审美偏向于工整写实一脉，作品真实形象，在风格上符合大众的审美口味。

画家绘画风格的形成，除了自身的审美趣味，很大程度上受到时代风潮和个人生活等因素的影响。从中国画的发展历史来看，蒲华、黄宾虹、齐白石等一流大家，他们因创新求变都经历了多种磨难与痛苦。齐白石在世时因画风粗阔、过于写意，曾经被认为是不入流画家；黄宾虹在世时把自己的画作送人，对方不喜欢这种“黑乎乎”的东西，黄宾虹遭到拒绝颇为难堪；蒲华的绘画因画面不漂亮、不干净，而被称为“蒲邈邈”。凡此种种，充分说明画家要创新是十分困难的，需要天分和勇气，有时甚至需要付出代价。